

雲海玉弓緣
(一)
梁羽生著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雲海玉弓緣

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第一集)

第一回

抱恨冰彈禦強敵
懺情毒箭插酥胸

三

第二回

天旋地轉不知處
柳暗花明遇故人

二九

第三回

野鶴閒雲無覓處
雪泥鴻爪未留痕

五九

第四回

海外奇聞傳後世
武林秘事動雄心

九三



幽萍一聲尖叫，那蒙面少女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將一支毒箭插入了她的酥胸。

第一回

抱恨冰彈禦強敵
懣情毒箭插酥胸

「三月競陽天，鶯聲啼酒闌。

問賞心樂事誰家院？

沉醉江南煙景裏，

渾忘了那塞北蒼茫大草原，

幾五陵公子自翩翩，

可記得那伴狂癡丐尙顧孌？

靈雲經綯海凝光，

疑有疑無在那邊？

且聽那吳市簫聲再唱玉弓緣。」

——曲譜「滴滴金」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羣鶯亂飛。這江南三月的陽春煙景，古往今來，

不知曾迷倒了多少騷人墨客，公子王孫？何況是從未到過江南的人，在這「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的醉人季節裏，自然是要著迷的了。

這一位從未到過江南的人，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有着一副孩子氣的臉孔，也有着一股孩子氣的心情，此際正在山坡上游目四顧，手舞足蹈着嚷道：「怪不得老爺在離鄉的時候，日日都想回家，原來江南真是個好地方，江南真好啊！」

有一羣孩子嘻嘻哈哈的跟在他的後面，領頭的一個大孩子忽然指揮他的同伴唱道：「不識羞，不識羞！老鼠跌落天秤裏，自稱自讚沒來由！」那帶着稚氣的少年人向孩子們扮了一個鬼臉，裝作發怒的樣子叫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們這幾個小鬼頭爲什麼罵我做老鼠？」那羣孩子嚷道：「你不是自稱自讚麼？我們明明聽見你叫江南真好，江南真好！還說不是老鼠跌落天秤？」那少年人大笑道：「我是說你們這個江南的地方呀，不過，我這個江南也不見得壞吧？」

原來這個從未到過江南的少年，他的名字就叫做「江南」。他本來是西藏薩迦宣慰使陳定基的兒子陳天宇的書僮，陳定基被貶到西藏十多年，後來因爲迎接金本巴瓶有功，得一位在朝爲官的親家求皇上特赦，准他回京官復御史原職，他見官場險惡，回京做了兩年御史，更老返司鄉。他的家在雅州五六十里的一處名叫「木賸」的鄉下，而

臨太湖，風景極美。江南因為那次替主人帶信入京，奔跑有功，陸定基認他做義子，早已不是書僮了。不過因為他是舊僮出身，毫無架子，跟主人回鄉，至今不過兩月，便和鄉下的孩子混得挺熟。

這時江南一面笑，一面把大把的糖果分給孩子，問道：「怎麼樣，我這個江南也不错吧？」孩子們不再嘲笑他了，歡呼道：「江南真好，江南真好！」江南忽道：「喂，你們這村子裏，有沒有一個歡喜吹胡笳的姑娘？」

江南這一問又把孩子們逗得樂了，幾個較大的孩子伸手指刮臉孔羞他道：「嘻嘻，江南哥在想大姑娘！」江南道：「胡說八道，喂，喂，我是說正經的，誰告訴我，我明兒到蘇州去買一個銅陀螺送給他。」孩子們垂涎欲滴，但他們對江南的問題顯是十分迷惑，紛紛問道：「什麼叫做胡笳，胡笳是怎麼樣子的？」江南用手比劃道：「是用很長的蘆葉捲成的吹管，吹起來可以發出很尖銳的聲音。」孩子們又紛紛問道：「那蘆葉是怎麼樣子的？」「吹起來好玩嗎？」「哈，哈，這怪東西我們可沒有見過。」

胡笳是塞外胡人的一種樂器，江南的孩子那裏見過，江南怎樣說他們也不明白，不過喜歡吹笛的，喜歡吹簫的姑娘，他們倒數出一大堆，把江南弄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心道：「奇怪，就算我聽錯了，公子也不會聽錯，昨夜裏我們明明聽得那酷似胡笳的樂

「！」

忽然一陣嗚咽的樂聲遠遠飄來，有如三峽猿啼，聳人夜泣，聲音尖銳而又淒厲，連孩子們也聽得清清楚楚了，江南心頭一震，他自小在塞外聽慣了那胡笳的聲音，絕不會錯，急忙擺脫了孩子的糾纏，向山坡那一面奔聲來處奔去，只見山坡下面，正有着兩騎快馬疾馳而來。領頭的那個大孩子叫道：「江南哥，別去惹他們，他們是王老虎的打手。」

江南到此將近兩月，知道這個王老虎乃是吳縣一霸，還是一個什麼幫會的香主，但江南正是一個喜歡鬧事的人，他根本就未曾把王老虎放在眼內，更何懼他的兩個打手，即算毫不相干，若給他知道是王老虎的打手，他大約也要去撿撿一下子的，何況他現在已瞧見了這兩個打手騎馬去追的正是那個吹胡笳的姑娘。

蘇州一帶的山丘在江南眼中不過是視同土偶頭一般，他提一口氣，疾奔而下，轉瞬之間，便到山脚，但他這時想的却不是怎樣去對付那兩個打手，而是在奇怪那裏來的一個吹胡笳的姑娘？他想起昨晚三更時分，陳天宇和他談起薩迦的往事，談興正濃，大家都沒有睡意，他們正談到瘋丐金世遺的時候，忽然隱隱約約聽到一陣笳聲，僅僅片刻，便消失了。當時江南疑神疑鬼，還以為是金世遺來了，但陳天宇精於音律，他說這胡笳

之聲淒厲怨鬱，吹這胡笳的十九是個女子，不會是金世道，江南當時便要跑出去看，陳天宇因為怕驚動父親，將他勸止。因此江南今日一清早便出來打聽，如今見着了，果然是個姑娘。

可是這姑娘的面上罩着黑紗，江南看不見她的面容，越想越覺奇怪。江南跑到山腳的時候，那兩騎馬正巧追上了這個姑娘，就在江南面前掠過，馬上一個打手，忽然發出彈笑，飛出一條鋼抓，呼的一聲，向那個面罩黑紗的姑娘抓去！

那名打手飛出鋼抓，滿以為一抓便可以將這少女抓翻，就在這一瞬間，忽聽得有人嘻嘻一笑，那名打手正自用力一扯，忽然手掌痛如刀割，一跤跌下馬來，原來是江南以靈巧的身法，接過了他的鋼抓，却將鋼索纏到樹上去了。

另一名打手，見狀大驚，急忙下馬，將同伴扶起，跌倒的那名打手哇哇大叫，江南笑道：「你自跌倒，關我屁事，誰叫你抓那大樹，大樹跟你有什麼仇？哼，哼，你罵誰啊！」

另一名打手較為慎重，止住了同伴，問江南道：「喂，你是那條線上的朋友？」江南搖頭晃腦的說道：「我從不認識你們，誰跟你有錢銀往來？怎麼說我和你們是錢銀上的朋友？」他裝呆扮傻，故意將「線上」唸為「錢上」，胡纏一氣，扯到錢銀上來

了。

那打手沉聲喝道：「你這小子是眞胡塗還是假胡塗？你知不知道我們是海洋堂王香主的手下？」江南道：「不知道啊！」那打手道：「那你懂不懂江湖規矩？這外路女子來歷不明，王香主要拿他案問，你爲什麼攔阻？」江南道：「這倒奇了，香主是什麼東西？是和知府一樣大的大官麼？我可見過不少官兒，就沒聽說有香主這樣的官，更沒聽說過因爲來歷不明，就可以將人抓來案問的。」那打手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混帳東西？」江南道：「我也是外路來的，你們的香主要不要案問？」剛才跌倒的那個打手勃然大怒，招呼他的同伴道：「這小子分明是有意戲弄咱們，不給他吃點苦頭，他也不知道厲害？別和他多說廢話了，併肩子上啊！」

江南叫道：「你一來就罵我混帳，再來又罵我小子，大丈夫一忍不能再忍，看——巴——掌！」「看巴掌」三字，他用京戲的韻白唸出，身體隨之晃動，搖曳生姿，逗得在山坡上看熱鬧的孩子都哈哈笑了，那兩名大漢可是氣得七竅生煙，一個揮拳擊他面門，一個伸手抓他臂膀，兩個人都沒有沾着，但聽得那「掌」字一出，緊接着噼啪兩聲，清脆之極，兩個打手果然都捱了江南的一記耳光。

那兩個打手敢情是被打得昏了，到了此刻，本來他們已應該知道江南的本領比他們

高出何止十倍，他們兀是不知進退，一左一右，衝着江南的影子又是雙拳齊發，江南輕輕將他們的衣角一扯，但聽得「卜通」「卜通」的重拳擊肉之聲，響了好幾下，原來是各自打在同伴身上，昏頭昏腦，都把對方當作敵人，打了七八下才知道。

江南嘻嘻笑道：「你們自己打傷自己，諸位小朋友都是見證，可怪不得我！」那兩條大漢各自給打得面青唇腫，腰酸骨痛，江南道：「你們還豎眉毛、瞪眼睛做什麼？敢情是打得未過癮，還要和我再打一場麼？」驀然也睜眼一瞪，兩名打手嚇得屁滾尿流，慌忙逃走。就在這時，忽聽得一陣哈哈的笑聲！

江南回頭一看，只見路口一大堆人，個個帶有兵器，江南方自一愕，只道是那個什麼海洋幫的救兵來了，忽見那爲首的漢子跨上一步，拱手說道：「少年英俠，可佩可羨！」

江南從未曾被人這樣捧過，聽他那麼一叫，樂得心花大開，嘻嘻笑道：「我算得什麼俠客，像我們的公子和他的那幾位朋友才是當世的大俠呢！」那漢子側一個頭，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，忽地又對江南拱手說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你先別說，且待我猜猜你的公子是誰？哈，我猜着了，一定是陳天宇！你的名字叫做江南！」江南樂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我和你們的公子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怎能不

知？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陳公子那幾位朋友和我們也相識的，其中一位和我們交情最深的叫唐經天。」江南道：「對，對！唐大俠和我們的公子是最要好的了，簡直比兄弟還親，哈，想不到他也是你們的好朋友，喂，還有一個金世遺你們知道嗎？」那個漢子道：「嗯，金世遺？呀，不錯，不錯，見過幾次面的。」江南急忙問道：「你們最後那次見面是在什麼時候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就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脚，我們去拜會唐經天，剛好在那裏碰到他，後來我們就到江南來了，大約是半年以前的事吧。」江南大喜道：「那麼說，金世遺沒有死呀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金世遺年紀雖大了一點，精神還是很好的，我看他最少還可以再活十年，怎麼會死？」

江南怔了一怔，心道：「金世遺和我們的公子差不了幾歲，今年頂多不過廿五，怎麼說他年紀大了。若他得天山內功的心法，解救了他那由於練奇門內功所引起的走入魔，又豈止能夠再活十年？他說和唐經天交情最好，又和金世遺相識，那麼縱然金世遺自己不說，難道唐經天不會把金世遺這件事情告訴他？」疑雲忽起，但旋即又自己開解道：「是了，金世遺最喜變容易貌；他還假扮過大癡呢，裝做一個老頭兒的模樣出現，不也稀奇。他們只見過他幾面，交情尚淺，唐經天大約因為不肯將自己對金世遺的恩惠，隨便向人去說，所以沒有告訴他們。可是這一大班人，他們都是公子的朋友，我

却怎麼一個也不認得？」那漢子似是知道他的心思，叨叨嘮嘮的說道：「那年，陳公子去迎接金本巴瓶，我們會助他一臂之力，算來有六七年啦！」江南道：「那次可惜公子沒有帶我去，聽說熱鬧極了，四方的奇人異士到了不知多少。原來你們是這樣和我們的公子結交的，怪不得我不認識你們。」仔細一看，那一班人高高矮矮，共有十三個之多，個個都是滿面風塵，瞧那服飾，也像是塞外來的。

江南的疑心去了一半，那爲首的漢子說道：「你不認識我們，我們却早已聽到你的大名了。」江南變得嘻嘻笑道：「是麼？那一定是我們的公子提起的了，他就愛誇讚我。」那漢子道：「不錯，陳公子說你是他最得力的書僮，又聰明，又伶俐，又懂得辦事，真是十全十美！」江南吃他一捧，好像飲了一壺美酒，飄飄然的醉倒雲端，說道：「你們還有不知道的哩，我現在不是書僮了，承蒙公子看得起我，和我結爲兄弟！」那漢子連忙拱手道：「陳二公子，失敬，失敬！」江南樂不可支，道：「你們遠道而來，可有要我効勞之處麼？」他見別人稱他「公子」，他便也學主人的口氣，文縷縷的客套一番。

那漢子道：「正想請你帶路，陳大公子想必在家。」江南道：「在，在，一定在家，我們是前兩個月才隨老爺辭官歸里的，你們的消息倒很靈通呀！」行在前頭帶路，

剛剛跨出一步，忽地想起一事，叫道：「你們且等一等，噢，吹胡笳的女子那裏去了？」那些人誰也沒有留意，聽江南一嚷，四下一望，果然不見了那個女子，那漢子笑道：「這個女子想必是被嚇破了胆，所以急急忙忙的逃走了。陳二公子要找她麼？這事一點不難，待我們見了大公子之後，替你分頭尋找便是。」江南可覺着有點奇怪，這裏地勢平坦，有一座小山却在後面，若是那女子逃上小山，這一大羣人寨在路口，斷無不之理，若是往前面奔逃，那麼自己目力所及，也該發現，如今竟是踪影不見了，那就除非是這女子也懂得輕功，趁自己講話這一小段時間，便跑出十數里外，要不然那就很難解釋了。

那羣人簇擁着江南往村子裏走，江南本來有點不安，但聽得那羣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哄獎他，又樂開了。說道：「你們會上過念青唐古拉山，見過唐大俠夫婦，那你們知不知道我家公子和唐大俠還是親戚呢！」爲首的那漢子道：「是麼？」江南道：「怎麼不是？公子的夫人正是唐夫人也就是冰川天女的侍女。哈。你們可別看輕了侍女，冰川天女是公主身份，她的這位侍女呀也是國中大臣的女兒呢！她不但知書識墨，精通劍術，還有她主人所賜的、冰宮獨有、世上無雙的冰魄神彈呢！」江南自小便有愛說話的習慣，在薩迦之時，衙門的廝役送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多嘴的江南」，如今他雖已成

年，多嘴的脾氣仍未改。

那爲首的漢子與同伴們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微微笑道：「是麼，那妙極了！」江南一怔，正想問他怎麼是「妙極了」？但一看已到了家門，看門的王公見江南帶了一大羣人來，好生驚詫，上前來問他，江南嘆道：「快去通報公子，說他在寨外的一羣好朋友來了。」他興高采烈，不待陳天宇出來迎接，便自作主張，將那羣人帶進家門內院，正跨上台階，忽見陳天宇站在上面，臉上神色，非常奇異！

那爲首的漢子哈哈笑道：「陳公子，你再也想不到咱們會這樣快的來拜訪你吧？」陳天宇怒道：「趙靈君，你意欲何爲？」那爲首的漢子道：「你有唐經天撐腰，我們敢怎麼樣，只不過想請你也嘗嘗刺穿琵琶骨的滋味吧了！」江南大驚喝道：「原來你們是我家公子的仇人！」飛身躍起，來又那個漢子的咽喉，那漢子騰地飛起一脚，江南叫道：「好厲害！」在半空中一個轉身，只聽得「蓬」的一聲，江南的屁股給他結結實實的踢個正着，幸而他剛才轉身得快，要不然給他踢中當胸，焉有命在。

原來這個趙靈君乃是崑崙派的掌門人，六年之前，他們在西藏的扎倫城外，圍攻武當派的雷震子，恰巧被陳天宇與幽萍碰見，陳天宇仗義拔刀，幽萍用冰魄神彈打傷了趙靈君的眼睛，後來唐經天也來相助，一手連發十三支天山神芒，將趙靈君和他的十二個